



夏錄四

春秋卷第六十九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胡義周

胡義周安定臨涇人也博涉經史尤善屬文初仕秦姚泓爲黃門侍郎以文章著稱泓滅遂仕於勃勃爲秘書監勃勃作統萬城義周爲之銘頌其功德曰夫庸大德盛者必建不刊之業道積慶隆者必享無疆之祚昔在陶唐數終厄運我皇祖大禹以至聖之資當經綸之會鑿龍門

而闢伊闕疏三江而決九河夷一元之窮災拯
六合之沉溺鴻績侔於天地神功邁於造化故
二儀降祉三靈叶贊揖讓受終光啓有夏傳世
二十歷載四百賢辟相承哲王繼軌徽猷冠於
玄古高範煥乎疇昔而道無常夷數或屯險王
桀不綱網漏殷氏用遂一作字使金暉絕於中天神
轡輟於促路然純曜未渝慶綿萬祀龍飛漠南
鳳峙朔北長轡遠馭則西罩崑山之外密網遐
張則東緮滄海之表爰始逮今二千餘載雖三

統迭制於崑崙五德革運於伊洛秦雍成篡弒

之墟周豫爲爭奪之藪而幽朔謐爾主有常尊

於上海岱晏然岱一作代物無異望於下故能控弦

之衆百有餘萬躍馬長驅鼓行秦趙使中原疲

於奔命諸夏不得高枕爲日久矣是以偏師暫

擬涇陽摧隆周之鋒赫斯一奮平陽挫漢祖之

銳雖霸王繼蹤猶朝日之升扶桑升或作照英豪接

踵若夕月之澄濛汜澄或作登自開闢已來未始聞

也非夫卜世與乾坤比長鴻基與山嶽齊固孰

能本枝於干葉重光於萬祀履寒霜而踰榮蒙
重氛而彌耀者哉於是玄符告徵大猷有會我
皇誕命世之期應天縱之運仰協天休俯順時
望龍昇北京則義風蓋於九區鳳翔天域則威
聲格於八表屬姦雄鼎峙之秋當羣兇獄立之
際昧旦臨朝日旰忘膳運籌命將舉無遺策親
御六戎則有征無戰故僞秦以三世之資喪虜
於關隴河源望旗而委質北虜欽風而納款德
音著於柔服威刑張一作彰於伐叛文教與武功

並宣俎豆與干戈俱運五稔之間道風弘著暨
乎七載而王猷允協乃遠惟周文啓經始之基
近詳山川究形勝之地遂營起都城開建京邑
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高隅隱日
崇墉際雲石郭天池周縣千里其爲獨守之形
險絕之狀固以遠邁於咸陽超美於周洛若乃
廣五郊之義尊七廟之制崇左社之規建右稷
之禮御太一以繕明堂模帝座而營露寢閭闔
披霄而山亭象魏排虛而岳峙華林靈沼崇臺

軌一文昌舊章惟始咸秩百神賓享萬國羣生
開其耳目天下詠其來蘇亦何得不播之管弦
刊之金石哉乃樹銘都邑敷讚頌美俾皇風振
於來葉聖庸垂乎不朽其辭曰於赫靈祚配乾
比隆巍巍大禹堂堂聖功仁被蒼生德格玄穹
帝錫玄珪揖讓受終哲王繼軌光闡徽風道無
常夷數或不競金精南邁天輝北映靈祉踰昌
世業彌盛惟祖惟父克廣休命如彼日月連光
接鏡玄符瑞德乾運有歸誕鍾我后應圖龍飛

落落神武恢恢聖姿名教內敷羣妖外夷化光
四表威截九圍封畿之制王者常經乃延翰爾
肇建帝京土包上壤地跨勝形庶民子來不日
而成崇臺霄峙秀闕雲亭千榭連隅萬閣接屏
晃若晨曦昭如列星離宮旣作別宇云施爰構
崇明仰準乾儀懸薨風閣飛軒雲垂溫室嵯峨
層城參差楹雕虬獸節鏤龍螭坐以寶璞飾以
珍竒稱因褒著名由實揚偉哉皇室盛矣厥章
義高靈臺美隆未央邁軌三王貽則霸王末世

垂範億載彌光皆義周之辭也又有地祠碑諸
文頗行於世其子方回仕勃勃中書侍郎

王買德

王買德初仕秦姚興鎮北參軍勃勃剋貳城買
德率衆來奔勃勃謂之曰朕大禹之後世居幽
朔祖宗重輝常與漢魏爲敵國中世不競受制
於人逮朕不肖不能紹興先構國破家亾流離
漂虜今將應運而興思復大禹之業卿以爲何
如買德曰自皇晉失統神器南移羣雄岳峙人

懷問鼎況陛下奕葉載德重光朔野神武超於
漢皇聖畧邁於魏祖而不於天啓之機建成大
業乎今秦政雖衰藩國猶固深願且蓄力待時
詳而後舉勃勃善之卽拜爲軍師中郎將後勃
勃欲因西秦乞伏熾磐之喪議率衆討之買德
諫曰明王之行師也軌物以德不以暴且熾磐
我之與國新遭大喪吾不能恤今反伐之豈所
謂乘理而動上感靈和之義乎苟恃衆力因人
喪難匹夫且猶耻爲况萬乘哉勃勃曰甚善微

卿朕安聞此言乎其後劉裕滅秦姚泓遂據長安留子義真守之勃勃謂買德曰朕將進圖長安卿試言其方畧買德曰劉裕滅秦所謂以亂平亂未有德政以濟蒼生關中形勝之地而以弱才小兒鎮之非經遠之規也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耳無暇有意於中原此天以關中賜陛下機不可失陛下以順伐逆義貫幽顯百姓以君命望陛下義旗之至以日爲歲矣青泥上洛南北之衝要宜先置遊兵斷其去來之路然

後杜潼關塞嶠峽絕其水陸之道徐傳檄長安申布恩澤三輔父老皆壺漿以迎主師義真獨坐空城逃竄無所一旬之間必面縛麾下所謂兵不血刃不戰而定也勃勃曰善遂以買德爲撫軍右長史南斷青泥而自率衆攻拔長安義真敗走買德獲其寧朔將軍傅弘之輔國將軍蒯恩及司馬毛修之勃勃遂入長安大饗將士舉觴謂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期而驗可謂笑無遺策矣雖宗廟社稷之靈亦卿謀獻之力也

十六國春秋 卷六十九 七 三〇四
此觴所集非卿而誰拜都官尚書加冠軍將軍
封河陽侯

趙逸

趙逸字思羣天水人也十世祖融漢光祿大夫
父昌石勒時爲黃門侍郎逸好學夙成仕姚興
歷中書侍郎爲興將齊難軍司馬從征勃勃難
敗逸爲勃勃所虜拜著作郎世祖平統萬見逸
所爲文譽勃勃太過怒曰此豎無道安得爲此
言乎作者誰也其速推之司徒崔浩進曰文士

褒貶多過其實彼之謬述亦猶子雲之美新皇
王之道固宜容之世祖乃止後仕于魏逸兄温
字思恭博學有高名仕姚泓天水太守泓敗没
于氏王楊難當

韋玄

韋玄字祖思京兆人也隱居養志恬澹寡欲博
涉經史尤善屬文姚興備禮致之見興不拜興
亦重其志操厚爲之禮劉裕辟爲相國椽宋臺
通直郎亦不就勃勃克長安遣使徵爲太子庶

子既至恭懼過禮欲以逭禍勃勃大怒曰吾以國士徵汝汝柰何以非類處我汝昔不拜姚興今何為獨拜我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為帝王吾死之後汝輩美筆當置吾於何地耶遂殺之

張淵

張淵不知何處人明占候曉內外星分自云嘗事苻堅堅欲南征淵勸不行堅不從果敗遂仕姚興父子為靈臺令泓滅入仕赫連勃勃復任淵為太史令世祖平統萬淵與徐辨俱見獲淵

因觀星嘗作觀象賦其詞曰陟秀峯以遐眺望靈象於九霄觀紫宮之環周加帝座之獨標瞻華蓋之蔭藹何虛中之迢迢觀閣道之穹窿想靈駕之電飄爾乃縱目遠覽傍極四維北鑿璣衡南覩太微三台皦皦以雙列皇座罔罔以垂暉虎賁執銳於前階常陳屯聚于後闈遂回情旋首次目文昌仰見造父爰及王良傳說登天而騎尾奚仲托精於津陽織女朗列於河湄牽牛煥然而舒光五車亭柱於畢陰兩河俠井而

相望灼灼羣位落落幽紀設官分職罔不悉置
 儲貳副天廷延三吏論道納言各有攸司將相
 論次以衛守九卿珠連而內侍天街分中外之
 境四七列九土之異左則天紀槍楛一作攝提
 大角二咸防舍七公理獄庫婁炯炯以著明官
 騎騰驤而奮足天市建肆於房心帝座礫落而
 電燭于前則老人天社清廟所居明堂配帝靈
 臺老符丈人極陽而恍惚子孫嚙嚙於參隅天
 狗接狼以吠守野雞伺晨於參墟右則少微軒

轅皇后之位嬪御相次尊卑有秩御宮典儀女
 史執筆內平秉禮以伺邪天牢禁姦而察失于
 後則有車府傳舍匏瓜天津扶匡照曜麗琰珮
 珍人星麗玄以閑逸哭泣連屬而趨墳河鼓震
 雷以碣磔騰蛇蟠縈而輪茵於是周章高眇還
 旋辰極既覲鈎陳中禁復覩天帝休息漸臺可
 升離宮可卽酒旗建醇醪之旌女牀廁窈窕之
 色輦道屈曲以微煥附路立于雲閣之側其列
 星之表五車之間乃有咸池鴻沼玉井天淵建

樹百果竹林在焉江河炳著于上穹素氣霏霏
 其帶天神龜曜甲于清泠龍魚擣光以映連又
 有南門鼓吹器府之官奏彼絲竹為帝娛懽熊
 羆綿絡於天際虎豹倏煜而暉爛弧精引弓以
 持滿狼星搖動於霄端其外則燕秦齊趙列國
 之名雷電霹靂雨落雲征陳車策駕于氏南天
 駟逞步於太清園苑周回以曲列倉廩區別而
 殊形內則尚書大理太乙天乙之宮柱下著術
 傳示無窮六甲候大帝之所頒內厨進御膳於

皇躬天船橫漢以普濟積水候形於其中陰陽
 播洪施以恤不足四輔翼皇極而闡玄風恢恢
 太虛寥寥帝庭五座竝設爰集神靈乃命熒惑
 伺彼驕盈執法刺舉於南端五侯議疑于水衡
 金火時出以成緯七宿匡衛而為經曄曄其
 竝曜粲若三春之榮覩夫天官之羅布故作則
 於華京及其災異之興出無常所歸邪續紛飛
 流電舉妖星起則殃及晉平蛇乘龍則禍連周
 楚或取證於逢公或推變于衛午乃有欽明光

被填逆水府洪波滔天功隆大禹此則冥數之
 大運非治綱之失緒蓋象外之妙不可以粗理
 尋重玄之內難以熒燎覩至於精靈所感迅踰
 駭嚮荆軻慕丹則白虹貫日而不徹衛生畫策
 則太白食鼎而摘朗魯陽指麾而曜靈為之迴
 駕嚴陵來遊而客氣著於乾象斯皆至感動於
 神祇誠應效於既往爾乃四氣鱗次斗建辰移
 雖無聲言三光是知星中定於昏明影度以之
 不差測水旱於未然占方來之安危陰精乘箕

則大風暮鼓西南入畢則淫雨滂沱譬如晉鐘
 之應銅山風雲之從班螭若夫 缺 車潛駕時乘

六虬大儀迴運萬象俱流北斗俄其西傾羣星
 忽以匿幽望舒縱轡以騁度靈輪淡旦而過周
 爾乃凝神遠矚矚目八荒察之天象視之渺茫
 狀若混元之未判又似浮海而覩滄浪幽遐迥
 以希夷寸眸焉能究其旁于是乎夜對山水棲
 心高鏡遠尋終古悠然獨詠美景星之繼晷大
 唐堯之德盛加黃星之靡錯明虞舜之無競疇

呂尚之宵夢善登輔而翊聖欽管仲之察微見
虛危而知命歎熒惑之舍心高宋景之守政壯
漢祖之入秦竒五緯之聚映爾乃曆象既周相
侔岩際尋圖藉之所紀著星變乎書契覽前代
之將淪咸譴告于昏世桀斬諫以星孛紂醜荒
而致彗恒不見以周衰枉蛇行而秦滅諒人事
之有由豈妖災之虛設誠庸主之難悛故明君
之所察堯無爲猶觀象而況德非乎先哲

胡淵

胡淵安定臨涇人也仕勃勃給事黃門侍郎父
畧仕秦姚興渤海公逵平北諮議叅軍魏平統
萬淵以降款之功賜爵武始侯後拜爲河州刺
史

費峻

費峻代人也仕勃勃爲寧東將軍護羌校尉後
率衆歸魏

韓耆

韓耆字黃耆安定安武人也仕勃勃爲并州刺

史後歸仕魏

項琳之訂

郁之驥校

春秋第六十九卷

前涼錄一

春秋卷第七十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張軌

張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漢常山王耳十七世孫也家世孝廉以儒學著聞祖烈魏外黃令父溫為太官令母隴西辛氏軌少好學明經有器量姿儀典則與同郡皇甫謐字士安友善隱於宜陽女凡山太始初受叔父錫官五品中書監張華與軌論經義及政事損益甚器重之謂安定

中正為蔽善抑才乃美為之談以為二品之精
 衛將軍楊琰辟為掾除太子舍人與京兆杜預
 以聽注易遣之太康中為尚書郎太子洗馬中
 庶子累遷散騎常侍征西將軍司馬軌以晉室
 多難陰圖保據河西追竇融故事筮之遇泰之
 觀軌投筮大喜曰霸者之兆乃求為涼州公卿
 亦舉軌才堪御遠永寧初出為持節護羌校尉
 涼州刺史於時鮮卑反叛寇盜縱橫軌到官即
 討破之斬首萬級威著西州化行河右課農桑

拔賢才以宋配陰充汜瑗陰澹為股肱謀主置
 崇文祭酒位視別駕徵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學
 校以教之春秋行鄉射之禮秘書監繆世徵少
 府摯虞夜觀星象相與言曰天下方亂避難之
 國唯涼土耳張涼州德量不恒殆其人乎河間
 成都二王之難遣兵三千東赴京師初漢末金
 城人陽成遠殺太守以叛郡人馬忠赴屍號哭
 嘔血而死張掖人吳詠為護羌校尉馬賢所辟
 後為太尉龐參掾參賢相誣罪應死各引詠為

證詠計理無兩直遂自刎而死參賢慚悔自相和釋軌皆祭其墓而封其子孫永興中鮮卑若羅拔能皆為寇軌遣司馬宋配擊之斬拔能俘十餘萬口威能大振惠帝西略軌遣使貢其方物加號安西將軍封安樂鄉侯邑千戶

光熙元年冬十一月惠帝崩軌遣長史北宮純司馬張纂別駕陰監奉表京師是歲大城始滅其城本匈奴所築也南北七里東西三里地有龍形故名卧龍城漢末博士燉煌侯瑾謂其門

人曰後城西泉水當竭有雙闕起其上與東門相望中有霸者出焉至魏嘉平中郡官果起學館築雙闕於泉上與東門正相望又有客相印曰祚傳子孫長有西夏關洛傾陷涼土獨全至是張氏遂霸河西

今之甘州

末嘉元年春正月東羌校尉韓稚殺秦州刺史張輔軌少府司馬楊胤言於軌曰韓稚擅殺刺史明公杖鉞一方宜懲不恪此亦春秋之義諸侯相滅亡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軌從焉遣

中督護氾瑗帥衆二萬討稚先遺稚書曰今王
綱紛撓牧守宜戮力勤王適得雍州檄云卿稱
兵內侮吾董任一方義在伐叛武旅三萬駱驛
繼發伐木之感心豈可言古之行師全國爲上
卿若單馬軍門者當與卿共平世難也稚得書
乃詣軍門降遣太府主簿令狐亞聘南陽王司
馬模模甚悅遺軌以帝所賜劍謂軌曰自隴以
西征伐斷割悉以相委如此劍矣

末嘉二年夏五月王彌帥衆寇洛陽軌遣督護

北宮純張纂馬魴陰潛等帥州軍入衛京師純
等募勇士千餘人突陳擊彌破之又敗劉聰於
河東帝嘉其忠進封西平郡公軌辭不受時京
師爲之歌曰涼州犬馬橫行天下涼州鴟苕寇
賊消鴟苕翩翩怖殺人

末嘉三年冬十月辛酉北宮純等夜帥勇士千
餘人攻漢壁斬淵征虜將軍呼延顥

末嘉四年冬十一月黃龍出於臨羗河發水昇
天身長十餘丈張掖臨松山

後魏太和中置臨松郡故城在此山

下石如張掖字掖字漸磨滅粗可識而張字
分明又有文曰初祚天下西方安萬年又蘭池
送玄石大如丸破之中有必字青點白文書之
又姑臧送玄石白點如星成二十八宿嘉麥一
莖九穗生於姑臧於時天下既亂所在使命莫
有至者獨軌遣使貢獻歲時不替朝廷嘉之屢
降璽書慰勞

末嘉五年軌患風疾口不能言使子茂攝州事
別駕麴晃欲專威福遣使詣長安告南陽王司
馬模稱軌廢疾不堪視事請以秦州刺史賈龕
代之龕將受之其兄讓龕曰張涼州一時名士
威著西土汝何德以代之也龕乃止隴西內史
晉昌張越涼州大族讖言張氏霸涼自以才力
應之志在涼州遂託疾歸河西陰圖代軌乃與
兄酒泉太守張鎮及西平太守曹祛謀圖爲輔
車之勢密遣使詣京師鎮祛等上疏更請刺史
未報先移檄廢軌以軍司馬杜耽攝州事使耽
表越爲刺史軌下令曰吾在州八年不能靖綏

區域又值中州喪亂秦隴倒懸加以疾患委篤
實思歛迹避賢但負荷重任未便輒遂不圖諸
人橫興此變是不明吾心也吾視去貴州如脫
屣耳欲遣主簿尉髦奉表詣闕便速投脂轄將
歸老宜陽長史王融參軍孟暢蹋折鎮檄排閣
入諫曰晉室多故人神塗炭實賴明公撫寧西
夏張鎮兄弟敢肆凶逆宜聲其罪而戮之不可
坐成其志也軌默然融等遂出戒嚴武威太守
張璠遣子坦馳詣京師表曰魏尚安邊而獲戾
充國盡忠而被遣皆前史之所譏今日之明鑒
也順陽之爲劉陶守闕者十人刺史之蒞臣州
若慈母之於赤子百姓之愛臣軌若旱苗之得
膏雨伏聞信惑流言當有遷代民情嗷嗷如失
父母今戎夷猾夏不宜騷動一方會軌子寔來
自京師遂以寔爲中督護將兵討鎮遣鎮外甥
太府主簿令狐亞先往喻鎮曰舅子審安危
明成敗主公河西著德兵馬如雲此猶烈火已
焚待江河之水溺於洪流望越人之助其何及

哉今數萬之軍已臨近境惟全老親存門戶輸誠歸官必保萬全之福鎮流涕曰人誤我也乃委罪功曹魯連而斬之詣寔歸罪寔南討曹祛走之朝廷得鎮䟽以侍中袁瑜為涼州刺史治中陰澹率數十人馳詣長安皆割耳於盤上訴軌之被誣南陽王司馬模表請停瑜會張坦至自京師亦上表畱軌朝廷優詔勞軌依模所表且命誅曹祛軌大悅赦州內死死已下命寔帥尹負宋配步騎三萬討祛張越奔鄴別遣從事

田迥王豐帥騎八百自姑臧西南出石驢據長寧祛遣麴晁拒之戰於黃阪寔詭道出浩疊戰於破羌斬祛及牙門田囂遣治中張闔送義兵五千及郡國秀孝貢計器甲方物歸於京師令有司可推詳立州已來清貞德素嘉遯遺榮高才碩學著述經史臨危殉義殺身為君忠諫而嬰禍專對而釋患權智雄勇為時除難諂佞誤主傷陷忠良者具狀以聞州中父老莫不相慶光祿大夫傅祗太常摯虞遺軌書告以京師饑

匱軌即遣參軍杜敷獻馬五百疋氍布三萬疋
冬十一月帝遣使者進拜軌鎮西將軍都督隴

右諸軍事封霸城侯尋進車騎大將軍開府辟

召儀同三司策命未至而劉曜攻陷長安一作王彌

遂逼洛陽遷帝於平陽軌遣將軍張斐北宮純郭敷

等率精騎五千往衛京師及京都陷斐等皆沒

於賊中州避難來者日月相繼軌乃上表請合

秦雍流移人於姑臧西北置武興郡統武興大

城烏支襄武晏然新鄯平狄司監等縣又分西

平界置晉興郡統晉興枹罕末固臨津臨鄯廣

昌大夏遂興罕唐左南等縣以居之

末嘉六年春三月太府主簿馬魴言於軌曰四

海傾覆乘輿未返明公以全州之力徑造平陽

翼戴晉室必當萬里風披有征無戰未審何憚

不為此舉軌曰是孤心也會聞秦王司馬業入

關乃馳檄關中曰主上構危遷幸非所普天分

崩率土喪氣秦王天挺聖德神武應期世祖之

孫王今為長凡我晉人食土之類龜筮克從幽

明同欵宜簡令辰奉登皇位今遣前鋒督護宋
配帥步騎二萬徑趨長安翼衛乘輿折衝左右
西中郎將寔率中軍三萬武威太守張璠帥胡
騎二萬駱驛繼發仲秋中旬會於臨晉秋九月
秦王爲皇太子遣使拜軌驃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進位司空封西平公邑三千戶固辭不受金
城太守胡勗叛遣督護宋毅治中令狐瀏討之
濟河中流白魚入船瀏曰魚鱗物虜必解甲歸
我矣勗請降軌宥之秦州刺史裴苞東羌木尉

賁與據險斷絕使命寔與宋配等擊破之西平
王叔與曹祛餘黨麴儒等劫前福祿令麴恪爲
主執太守趙彞東應裴苞寔迴師討之斬儒等
左督護陰預復與苞戰於陝西大敗之苞奔桑
凶塢是歲枹罕令嚴羗妾產一龍一鷲鷲尋飛
去龍十五日雷雨迎之大風吹拔張掖郡大樹
經宿還立故處皇太子遣使重申前授固辭左
司馬竇濤言於軌曰曲阜周旦弗辭營丘齊望
承命所以明國憲勵殊勲天下崩亂皇輿幸遷

州雖僻遠不忘匡衛故朝廷傾懷嘉命屢集宜
從朝旨以副群心軌不從初寔平翹儒徒元惡
六百餘家治中令狐瀏曰夫除惡人猶農夫之
去草令絕其根勿使能滋今宜悉徙以絕後患
寔不納儒黨果叛寔進平之

建興元年夏四月愍帝卽位於長安遣使詔軌
曰朕以寡昧纂承大統未能梟除凶逆奉迎梓
宮枕戈含冤肝心碎裂惟爾涼州刺史張軌乃
心王室旌旗連絡萬里星赴進次汧隴便當協

力濟難恢復神州故遣中常侍蘓馬拜爾爲鎮
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封西平郡公
軌固讓不受太府參軍索輔言於軌曰古以金
貝皮幣爲貨息穀帛量度之耗二漢制五銖錢
通易不滯泰始一作治中河西荒廢不用錢幣裂

疋以爲段數縑布旣壞市易又難徒壞女工不
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雖亂此方安全宜從
五銖以濟通變之會軌納之立制準布用錢錢
遂大行人賴其利是時西胡致金胡餅皆弗蒜

作奇狀前趙劉曜寇北地軌又遣參軍麴陶領
三千人衛長安

建興二年春二月帝遣大鴻臚辛攀拜軌侍中
太尉涼州牧西平公軌又固辭朝廷以軌年老
多病拜子寔爲撫軍大將軍副涼州刺史夏五
月軌寢疾遺令曰吾無德於人今疾病彌留殆
將命也文武將佐咸當弘盡忠規務安百姓上
思報國下以寧家素棺薄葬無藏金玉善相安
遜以聽朝旨表立子寔爲世子己丑薨於正寢

年六十在位十三年撰易義十卷葬昭陵冊贈
侍中太尉賜謚曰武穆私謚武公初軌風病積
年二子代行州事閉絕音問莫能知者軌頗識
天文每州內有賊輿疾仰觀曰無能爲害終如
其言及祚僭號追謚武王廟號太宗

就李

屠喬孫

同訂

項琳之

春秋第七十卷

前凉錄二

春秋卷第七十一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張寔

張寔 一作宴 字安遜軌之世子也學尚明察敬賢

愛士晉舉秀才除尚書郎永嘉元年固辭驍騎

將軍請還凉州帝許之改授議郎及至姑臧以

討曹祛功封建武亭侯遷西中郎將進爵福祿

縣侯

建興二年夏五月軌卒長史張璽等表寔嗣攝

父位冬十月愍帝因下策書曰維乃父武公著
勲西夏頃胡賊狡猾侵逼近畿義兵銳卒萬里
相尋奉貢遠珍府無虛歲方委專征蕩清九域
昊天不吊凋余藩后朕用悼厥心惟爾雋勁英
毅宜世表西海今授使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
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羌校尉西平公往欽
哉其闡弘先緒俾屏王室

建興三年冬十月蘭池長趙嬰

一作

上言軍士

張冰於青澗水中得一玉璽鉗鈕光照水外文

曰皇帝行璽羣僚上慶稱德寔曰是非人臣所
得留孤常忿袁本初擬肘諸君何忽有此言遣
使送於京師

建興四年春二月寔下令國中曰忝紹前蹤庶
幾刑政不爲百姓之患而比年以來饑旱頻仍
殆由庶事有闕竊慕箴誦之言以補不逮自今
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陳孤過者答以
筐篚謗言於市者報以羊米賊曹佐高昌隗瑾
進言曰聖王將舉大事必崇三訊之法朝置諫

官以匡佐大理凝承輔弼以補缺拾遺今事無巨細盡決獨慮典軍布令朝中不知若有謬缺則下無分謗羣僚畏威面從而巳如此惡專歸於上雖賞之千金終不敢言也謂宜少損聰明開納羣言凡百政事皆延訪羣下使各盡所懷然後采而行之則嘉言自至何必賞也寔悅從之增瑾位三等賜帛四十疋冬十一月劉曜攻逼長安寔遂遣督護王該等率步騎五千人入援京師并送諸郡貢計獻名馬方珍經史圖籍

帝嘉之拜都督陝西諸軍事以寔弟茂爲秦州刺史是年分金城之令居楊枝二縣又立朮登縣合三縣立廣武郡

建武元年春正月寔猶稱建興五年黃門郎史淑侍御史王冲自長安奔涼州稱愍帝將降於劉曜前一日使淑等齋詔於寔曰天步危運禍降晉室京師傾陷先帝晏駕賊庭朕流漂宛許爰暨舊京羣臣以宗廟無主歸之於朕遂以冲眇之身託於王公之上自踐寶位四載於茲不

能剪除巨寇以救危難元元兆庶仍遭塗炭皆
朕不明所致羯賊劉聰僭稱大號禍加先帝肆
殺藩王深惟仇恥枕戈待旦劉曜自去年九月
率其蟻衆乘虛深寇劫質羗胡攻沒北地麴允
總戎在外六軍敗績侵逼京城矢流宮闕胡崧
等雖赴國難殿而無效圍塹十里外救不至糧
盡人窮遂爲降虜仰慙軋靈俯痛宗廟君世篤
忠貞勲隆西夏四海具瞻朕所憑賴今進君大
都督涼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琅邪王宗室
親賢遠在江表今朝廷播越社稷倒懸朕已詔
琅邪王時攝大位君其協贊琅邪共濟艱運若
不忘主宗廟有賴明便出降故夜見公卿屬以
後事密遣黃門郎史淑侍御史王冲齋詔假授
臨出寄命君其勉之淑等至始臧寔大臨三日
以天子蒙塵謙一作冲讓不拜寔叔父肅時爲建
威將軍西海太守聞京師危逼請爲先鋒入援
寔以其年老弗許及聞京師陷沒乃悲憤而卒
寔自稱侍中司空大都督涼州牧承制行事遣

太府司馬韓璞滅寇將軍田齊撫戎將軍張闓
 前鋒督護陰預率步騎一萬東赴國難命討虜
 將軍陳安故太守賈騫隴西太守吳紹各統郡
 兵為璞等前驅戒璞曰前遣諸將多違機信所
 執不同致有乖阻且內不和親焉能服物今遣
 卿督五將兵事當如一體不得令乖異之問達
 孤耳也復遣相國南陽王司馬保書曰王室有
 事不忘投驅孤州遠域首尾多難是以前遣賈
 騰一作騫公舉動中被符命勅騰還軍忽聞北

地陷沒寇逼長安胡崧不進翹允持金五百請
 救於崧遂決遣騰等進軍度嶺會聞朝廷傾覆
 為忠不達於主遣兵不及於難痛慨之深死有
 餘責今更遣韓璞等唯公命是從璞等卒不能
 進而還次南安諸羗斷路相持百餘日糧盡矢
 竭璞殺駕車牛以饗士泣謂眾曰汝曹念父母
 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念欲生還乎曰欲從吾令
 乎曰諾乃鼓譟進戰會撫戎將軍張闓率金城
 軍繼至夾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時焦崧陳安

舉兵寇隴右東與劉曜相持秦雍之人死者十
八九惟涼州獨全先是永嘉中長安謠曰秦川
中血沒腕惟有涼州倚柱觀一作看至是謠言驗
矣

太興元年春三月焦崧陳安舉兵逼上邽南陽
王保遣使告急於寔寔遣金城太守竇濤為輕
車將軍督威遠將軍宋毅及和苞張閔宋輯辛
韜張選董廣步騎二萬赴之軍次新陽會愍帝
凶問至素服舉哀大臨三日時保謀稱尊號破

羗都尉張詵言於寔曰南陽王國之疏屬忘莫
大之耻而亟欲自尊天不受其圖錄德不足以
應運終非濟時救難者也晉王明德昵藩先帝
憑屬宜表稱聖德勸即尊位一作號傳檄諸藩副

言相府則欲兢之心息未合之徒散矣寔從之
於是馳檄天下推崇晉王為天子遣牙門蔡忠
奉表江南勸即尊位比至元帝已即位於建康
改年太興然寔竟不用江東年號猶稱建興六
年是歲寔造刀一百口無故盡生文曰霸

太興二年夏四月南陽王保聞愍帝崩自稱晉
王改元建康署置百官遣使拜寔征西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增邑三千戶陳安叛保自稱秦
州刺史氏羌多應之保窘迫遂去上邽與別將
張春遷南安祈山寔遣將軍韓璞率步騎五千
赴援安退保綿諸保歸上邽未幾復爲安所敗
遣使詣寔乞師寔復遣威遠將軍宋毅赴之安
乃退

太興三年春正月晉王保爲劉曜所逼遷於桑

城張春謀奉保將奔於寔寔以其宗室之望若

至河右必動物情遣將軍陰鑿

一作監

逆保聲言

翼衛實禦之也會鑿未至而保遇害其衆散奔

涼州者萬餘人寔自恃險遠衆強轉爲驕恣時

祈山地震從中陶原坂三里冒覆下川忽如見

掩坂上草木存焉寔寢見所住屋梁間有人像

而無頭久之乃滅寔甚惡之先是謠曰蛇利砲

蛇利砲公頭墜地而不覺夏六月京兆人劉弘

挾左道客居涼州天梯第五山燃燈懸鏡於山

穴中為光明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千有餘人寔左右皆事之帳下闔涉一作沙牙門趙印等皆弘鄉人弘謂之曰天與我神璽應王涼州涉印信之密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奉弘為主寔弟茂潛知其謀請誅弘等寔令牙門將史初收之未至涉等不知以其夜懷刃而入斬寔於外寢弘見史初至謂曰使君已死殺我何為初怒截其舌而囚之輒於姑臧市誅其黨與數百人寔時年五十在位六年葬寧陵私謚昭公晉元帝

贈大司馬涼州牧賜謚曰元公及祚僭號追尊曰明王廟號高祖

張茂

張茂字成遜寔同母弟也虛靖好學不以世利營心建興元年南陽王保辟從事中郎又薦為給事黃門侍郎散騎侍郎中壘將軍皆不就二年徵為侍中以父疾固辭尋拜平西將軍秦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領雍州牧皆不受
太興三年夏六月寔既被殺左司馬陰元等以

寔子駿幼冲宜立長君乃推茂爲大都督太尉
涼州牧茂不從但受使持節平西將軍行都督
涼州諸軍事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乃誅閻
涉趙卬及黨與數百人大赦境內秋九月立寔
子駿爲世子撫軍將軍武威太守西平公

太興四年春二月茂築靈鈞臺周輪八十餘堵
基高九仞武陵人閻魯夜叩府門呼曰武公遣
我來言何故勞百姓而築臺乎始藏令辛巖以
魯爲妖妄請殺之茂曰吾信勞民魯稱先君之

命以規諫我何謂妖乎太府主簿馬魴諫曰今
世難未夷唯當弘尚道素不宜勞後崇飾臺榭
且比年以來轉覺衆務日紛一作奢於往每所經
營輕違雅度實非士民所望於明公也茂曰吾
過也吾過也命止作役

末昌元年冬十二月茂使將軍韓璞帥衆取隴
西南安之地以置秦州又分武興金城西平安
固爲定州

太寧元年秋劉曜自隴上西擊涼州遣將軍劉

咸一作威攻韓璞於冀城呼延寔攻寧羗護軍陰

鑒于桑壁曜自將戎卒二十八萬軍於河上列

營百餘里金鼓之聲沸河動地臨洮人翟楷石

琮等逐令長以縣應曜曜揚聲欲百道俱濟直

抵姑藏河西大震參軍馬岌勸茂親出拒之長

史汜禕怒曰亡國之人復欲干亂大事宜斬岌

以安百姓岌曰汜公書生糟粕刺舉近才不惟

國家大計且明公父子欲為朝廷誅劉曜盱食

有年矣今大賊自至不煩遠師遐邇之情共觀

明公此舉宜立信勇之驗以副秦隴之望力雖

不敵勢不可以不出茂曰馬生之言得之矣乃

出次石頭問於參軍陳珍曰劉曜以乘勝之師

握三秦之銳繕兵積年士卒習戰若以精騎奄

尅南安席捲河外長驅而至者計將何出珍曰

曜雖乘威怙眾恩德未結於下又其關東離二

內患未除兵士雖多精卒寡少大抵皆氐羗烏

合之眾安能舍腹心之疾增隴上之戍曠日持

久與我爭衡河西耶若二旬不退珍請率敝卒

數千為明公擒之茂大悅以珍為平虜將軍率步騎一千八百救韓璞曜陰欲引歸聲言要先收隴西然後迴滅桑璧珍募發氐羗之眾擊曜走之剋復南安茂深嘉之拜折衝將軍尋遣使稱藩於曜獻馬牛羊珍寶不可勝計曜遣大鴻臚田崧拜茂使持節假黃鉞侍中都督涼南北秦梁益巴漢隴右西域雜夷匈奴諸軍事太師大司馬涼州牧西域大都護護羗校尉封涼王加九錫之禮茂復大城姑臧修靈鈞臺別駕吳

紹諫曰伏惟明公所以修城築臺者蓋懲既往之患耳愚以為恩德未洽於近侍雖處層臺亦無所益適足以疑羣下徒見不安之意而失士民繫託之心示怯弱之形垂匡霸之勢遐方異境窺我齷齪必有乘人之規將何以佐天子霸諸侯乎願止役省勞與下休息而更興工動眾百姓豈所望於明公哉茂曰亡兄一旦失身於物王公設險武夫重閉亦達人之至戒也且忠臣義士豈不欲全節義於亡兄哉直以危機密

發雖有賁育之勇無所復施今國家未靖不可
 拘繫常言以太平之理責人於迍邐之世紹無
 以對遂卒為之茂雅有志操能斷大事涼州大
 姓賈摹一作模寔之妻弟也勢傾西土摹兄弟遂
 謀害茂先是謠曰手莫頭圖涼州茂以為信誘
 而殺之於是豪右屏跡威著涼域茂嘗謂馬岌
 曰劉曜自古可方誰等輩也岌曰曹孟德之流
 茂默然岌曰孟德公族也劉曜戎狄難易不同
 曜殆過之茂曰曜可方呂布關羽而云孟德不
 及豈不過哉岌曰孟德挾天子令諸侯仗大義
 討不庭曜一胡人卒用烏合之眾而能建威名
 成大逆天下莫之當其不優歟茂曰天生胡以
 滅中國殆不可以人事論也

太寧二年春正月黃霧四塞夏五月甲申茂寢
 疾臨終執世子駿手泣曰昔吾先人以孝友見
 稱自漢初以來世執忠順今雖華夏大亂皇輿
 播遷汝當謹守臣節無或失墜吾遭擾攘之運
 承先人餘德假攝此州以全性命上欲不負晉

室下欲保完百姓因下令曰吾官非王命位由私議苟以集事豈敢榮之氣絕之日當以白帟入棺勿以朝服殮以彰吾志是日薨時年四十八在位五年劉曜遣使贈茂太宰謚成烈王及祚僭號追尊曰成王廟號太宗

屠喬孫
就李
同訂

項琳之

春秋第七十一卷

前涼錄三

春秋卷第七十二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張駿

張駿字公庭

一作彥

寔之世子永嘉元年生幼而

奇偉建興四年封霸城侯十歲能屬文卓越不羈而淫縱過度常夜微行於邑里國中化之及統任年十八先是愍帝使者黃門郎史淑侍御史王冲在姑臧左長史汜禕右長史馬謨等諷淑冲令拜駿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領護羌校

尉涼州牧西平公大赦境內置前後左右四率
官繕南宮劉曜又遣使拜駿上大將軍涼州牧
涼王冬十二月涼州別將隴西辛晏阻兵於枹
罕不服駿讌羣臣於閑豫堂遣武威太守竇濤
等率兵討之從事劉慶諫曰霸王不以喜怒興
師不以乾沒取勝必須天時人事相得然後乃
起辛晏父子安忍凶狂其亡可待柰何以饑年
大舉猛寒攻城乎昔周武迴戈以須亡殷之期
曹公緩袁氏使自斃何獨殿下以旋兵爲恥也
駿納之乃止駿遣參軍王隲聘於趙劉曜謂之
曰貴州必欲追蹤竇融款誠和好卿能保之乎
隲曰不能曜侍中徐邈曰君來結好而云不能
保何也隲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
召自至葵丘之會驕而矜誕叛者九國趙國之
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尚未能察邈者
之變况鄙州乎曜顧謂左右曰此涼州之君子
也擇使可謂得人矣

冊府元龜作此涼州高士使乎得人矣

乃厚

其禮而遣之

太寧三年春正月駿猶稱建興十二年親耕籍田二月始承元帝凶問大臨三日會有黃龍見於揖次之嘉泉左長史汜禕言於駿曰案建興之年是少帝始起之號帝以凶終理應改易朝廷越在江南音問隔絕宜因龍興改號以章休徵駿不從辛晏以枹罕來降拜爲護軍復有河南之地

咸和元年冬十二月駿懼爲劉曜所逼使將軍宋輯魏纂將兵徙隴西南安二千餘戶於姑臧遣使修好於成主李雄

咸和二年夏五月駿聞劉曜爲後趙石勒所敗乃去曜官爵復稱晉大將軍涼州牧遣武威太守竇濤金城太守張閔武興太守辛巖揚烈將軍宋輯等帥衆數萬東會將軍韓璞自大夏攻掠秦州諸郡曜遣子南陽王劉胤率步騎四萬迎擊屯於狄道枹罕護軍辛晏告急秋七月駿使韓璞辛巖救之璞進渡沃干嶺辛巖曰我握衆數萬籍氏羌之銳宜速戰以滅之不可以久

久則變生璞曰自夏末以來太白犯月辰星逆行
 行 貫日皆變之大者不可輕動輕動不捷
 爲 將久而斃之且劉曜與石勒相攻
 胤少 久與我相守也乃與胤夾洮相持積
 七十餘日軍糧竭乏冬十月璞遣辛巖督運於
 金城劉胤聞之大悅謂其將士曰韓璞之衆十
 倍於我羌胡皆叛不爲之用吾糧廩將懸難以
 持久今虜分兵運糧此天授吾也若敗辛巖璞
 等自潰彼衆我寡宜以死戰戰而不捷當無死

馬得還宜厲爾戈矛竭汝智力士衆咸奮於是
 使冠軍將軍呼延那鷄率親御郎三千絕其運
 路胤自率騎三千襲巖於沃干嶺敗之遂潛逼
 璞營璞軍大潰死者二萬餘人面縛歸罪駿曰
 孤之罪一作過也將軍何辱皆赦之胤乘勝追奔
 濟河攻拔令居斬首二萬級進據振武河西大
 震駿遣皇甫該禦之金城太守張閬枹罕護軍
 辛晏帥其衆數萬降胤遂失河南之地
 咸和三年秋九月雨水大赦境內會劉曜東討

石勒長安空虛大蒐講武將襲秦雍理曹郎中
索詢諫曰曜雖東征其子胤猶守長安險阻路
遙爲主人甚易胤若輕騎憑氐羌以拒我者則
奔突難測輟彼東合而逆戰者則寇我未已頃
年頻出戎馬生郊外有饑羸內資虛耗豈是殿
下子物之謂耶駿曰每患忠言不獻面從背違
吾政教缺然而莫我匡者卿盡辭規諫深副孤
之望也以羊酒禮之

咸和四年春正月趙太子熙

一作毗

聞曜爲石勒

所擒大懼與南陽王胤等率衆奔上邽諸征鎮
皆委城奔潰

咸和五年夏五月駿因曜之亡復收河南地至
於狄道置武衛石門侯和滄川甘松五屯護軍
與石勒分境六月勒稱天王遣鴻臚孟毅拜駿
征西大將軍涼州牧加五

一作九

錫之命駿恥爲

之臣不受畱毅不遣初駿之立也姑臧謠曰鴻
從南來雀不驚誰謂孤雛尾翊生高舉六翮鳳
凰鳴至是復有河南之地秋休屠王羌叛趙來

奔趙河東王石生擊破之駿大懼遣孟毅還使
 長史馬詵稱臣於勒兼貢方物時西域諸國獻
 汗血馬火浣布犂牛孔雀巨象及諸珍異二百
 餘品西域長史李栢請擊叛將趙直載記為真
 所敗議者以栢造謀致敗請誅之駿曰吾每念
 漢世宗之殺王恢不如秦穆公之赦孟明竟以
 減死論羣心咸悅駿觀兵新鄉狩於北野因討
 軻沒虜破之下令境中曰昔鯀殛而禹興芮誅
 而缺進唐帝所以殄洪災晉侯所以成五伯法
 律犯死罪其親不得在朝今盡聽之唯不宜內
 叅宿衛耳於是刑清國富是年駿夢一人眉髮
 皓白自稱子瑜曰地上之事付汝地下之事付
 我駿寤問之有侯子瑜先死得其曾孫亮以為
 祈連令

咸和六年春正月有彩虹五里隆隆如鍾鼓之
 聲又有石墮于破胡燹而碎聲如擊鼓聞七百
 里其處氣上黑如烟首如赤熾一作駿少而淫
 佚常夜出微行姦亂邑里少年皆化之性又貪

十六國春秋 卷七十二
三十五
懔以穀帛付民歲收倍利利不充者薄賣田宅以償之

咸和七年羣僚勸駿稱涼王領秦涼二州牧署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晉文故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有言此者罪在不赦然境內皆稱之爲王羣僚又請立世子駿不從中堅將軍宋輯言於駿曰禮急儲君者蓋重宗廟之故周成漢昭立於襁褓誠以國嗣不可曠儲宮當素定也昔武王始有國元王作儲君建興之初先王在位殿下正名統况今社稷彌崇聖躬介立大業遂殷繼貳缺然哉臣竊以爲國有累卵之危而殿下以爲安踰泰山非所謂也駿納之遂立重華爲世子

咸和八年冬十二月駿初遣參軍傅穎假道於蜀通表京師李雄弗許至是又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於蜀託以假道雄大悅淳因雄之有憾於南氏楊初也因說雄曰南氏無狀屢爲邊害宜先討百頃次平上邽二國并勢席捲三秦東

清許洛掃氛燕趙拯二帝梓宮於平陽返皇輿於洛邑此英霸之舉千載一時寡君所以遣下臣冒險通誠不遠萬里者以陛下義聲遠播必能愍寡君勒王之志天下之善一也惟陛下圖之雄怒偽許之將使盜覆淳於東峽蜀人橋贊密以告淳淳謂雄曰寡君使下臣行無迹之地通百蠻之域萬里表誠於建康者誠以陛下嘉尚忠義矜戮力之臣能成人之美節故也若欲殺臣者當顯之都市宣示衆目云涼州不忘舊

德通使琅邪爲表忠誠假途於我主聖臣明發覺殺之如此則義聲遠著天下畏威今使盜殺之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揚休烈示天下乎雄大驚曰安有此耶當相放還河右耳雄司隸校尉宣一作景言於雄曰張淳壯士宜畱任之雄曰壯士豈爲人畱且試以卿意觀之騫謂淳曰卿體豐大暑熱可且遣下吏先往少住須涼淳曰寡君以皇輿幽辱梓宮未返天下之恥未雪蒼生之命倒懸故遣淳來表誠大國所論事重

非下吏所能傳使下吏可了則淳本亦不來雖
火山湯海猶將赴之無所辭難豈寒暑之足憚
哉雄曰此人矯矯不可得用也乃謂淳曰貴主
英名蓋世土險兵強何不稱帝自娛一方淳曰
寡君以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未能雪天人之大
恥解衆庶之倒懸日曷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
中興江東故萬里翼載將成桓文之事何言自
娛耶雄有慚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往與
六郡避難此都爲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

能中興大晉於中州者亦當率衆輔之淳還厚
爲之禮而遣之淳至龍鶴募兵通表卒致命於
建康朝廷嘉之初建興中燉煌計吏耿訪到長
安旣而遇賊不敢進反奔漢中因東渡江以太
興二年至京都屢上書以本州未知中興宜遣
大使乞爲卿導撫慰涼州時連有難許而未行
至是始以訪守治書御史拜駿鎮西大將軍校
尉刺史公如故選隴西賈陵等十二人配之訪
停梁州七年以驛道不通召還訪以詔書付賈

陵託爲賈客以達之是歲陵始至涼州駿受詔遣部曲督王豐等報謝并遣陵歸上䟽稱臣猶稱建興二十一年而不奉正朔

咸和九年春三月詔遣耿訪王豐齊印綬授駿爲大將軍都督陝西雍秦涼州諸軍事自是每歲使者往來不絕駿讌羣臣於閑豫堂議欲嚴刑峻制衆咸以爲宜參軍黃斌進曰臣未見其可駿問其故斌曰夫法制所以經綸邦國篤俗齊物旣立必行不可窪隆也若尊親犯今卽法

不行矣駿性嚴猛乃屏几改容曰夫法惟上行制無高下且微黃生吾不聞過矣可謂忠之至也卽於坐擢爲燉煌太守是年天雨五穀于武威燉煌植之悉生因名天麥初軌及二子寔茂雖保據河右屬天下之亂所在征伐軍旅之事無歲亡之及駿嗣位境內漸平駿有計略於是厲操改節勤脩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遠近嘉謀多所納號稱賢君

咸康元年夏四月寧戎校尉張璠敗趙將王擢

於三交城駿遣西胡校尉沙州刺史楊宣率眾
越流沙伐龜茲鄯善宣以部將張植為前鋒所
向風靡軍次焉耆國國王龍熙拒戰於賁崙城
為植所敗進屯鐵門未至十餘里熙又率眾先
要之於遮畱谷植將至或曰漢祖畏於栢人岑
彭死於彭亡今谷名遮畱殆將有伏植卑騎嘗
之果有伏發植馳擊敗之進據尉犁熙率其眾
四萬人肉袒詣宣降於是西域諸國及前部于
寘王並遣使詣始臧奉貢冬十二月鄯善王元

禮一作孟獻女珠好號曰美人立賓遐觀以處之

是年得玉璽於河其文曰執萬國建無極時駿

盡有隴西之地分武威武興西平張掖酒泉建

康西海西郡湟河晉興廣州廣州晉書地理志作須武合十

一郡為涼州以世子重華為五官中郎將涼州

刺史分金城興晉武始南安末晉大夏武城漢

中八郡為河州以寧戎校尉張瓘為刺史分燉

煌晉昌高昌三郡及西域都護戊巳校尉玉門

大護軍三營為沙州以西胡校尉楊宣為刺史

駿自稱大都督將軍假涼王督攝三州事又於姑臧城南築城起謙光殿於其中畫以五色飾以金玉窮珍極巧殿之四面各起一殿東曰宜陽青殿以春三月居之南曰朱陽赤殿夏三月居之西曰政刑一作正德白殿秋三月居之北曰玄武黑殿冬三月居之章服器物皆依方色其傍皆有直省內官寺署一同方色及末年任所遊處不復依四時而居駿士馬強盛雖稱臣於晉不行中朝正朔舞八佾建豹尾車服旌旗一如

王者置百官官號府寺皆擬天朝而微異其名始設祭酒郎中大夫舍人謁者等官官僚莫不稱臣又有閑豫堂前有閑豫池池中有五龍畫日見彩移時乃滅水通變色遂鑄銅龍於其上初戊巳校尉趙真不附於駿駿擊擒之以其地爲高昌郡

咸康二年夏五月雨雪降霜駿避正殿素服命羣僚極言得失境內大饑穀價踊貴市長譚詳請出倉穀與百姓秋收三倍徵之從事陰據諫

曰昔西門豹宰鄴積之於人解扁蒞東封之邑
計入三倍文侯以豹有罪而可賞扁有功而可
罰今詳欲因人之饑以要三倍反表傷皮未足
諭之駿納之

咸康三年駿遣參軍麴護等上疏曰東西隔塞
踰歷年載夙承聖德心繫本朝而江吳一作寂
茂餘波莫及雖肆力脩塗同盟靡恤奉詔之日
悲喜交并天恩光被褒崇輝渥卽以臣為大將
軍都督陝西秦雍涼州諸軍事休寵振赫萬里

懷戴嘉命顯至銜感屏營伏惟陛下天資岐嶷
堂構晉室遭家不造播幸吳楚宗廟有黍離之
哀園陵有殄廢之痛普天咨嗟含氣悲傷臣專
命一方職在斧鉞遐域僻陋勢極秦隴勒雄既
死人懷反正謂季龍李期之命皆不崇朝而皆
纂繼凶逆鴟目有年東西遼曠聲援不接遂使
桃虫鼓翼四夷誼譁向義之徒更思背誕鉛刀
有干將之志螢燈希日月之光是以臣前章懇
切欲齊力時討而陛下雍容江表坐觀禍敗懷

目前之安替四祖之業馳檄布告徒設空文臣
所以宵吟荒漠痛心長路者也且兆庶離主漸
冉經世先老消落後生靡識忠良受梟懸之罰
羣凶貪縱橫之利懷君戀故日月告流雖時有
尚義之士畏逼首領哀歎窮廬臣聞少康中興
由於一旅光武嗣漢衆不滿百祀夏配天不失
舊物况以荆揚慄悍臣州突騎吞噬遺羯在於
掌握哉願陛下敷弘臣慮未念先績敕司空鑒
征西亮等汎舟江沔使首尾俱至也自後駿遣
使多爲石虎所獲不達京師後駿又遣護羌參
軍陳寓從事徐虓華馭等至京師征西大將軍
庾亮上疏言陳寓等冒險遠至宜蒙銓叙詔除
寓西平相虓等爲縣令

咸康四年

咸康五年冬十月駿以右長史任處領國子祭
酒立辟雍明堂而行禮十一月以世子重華行
涼州事

咸康六年命西曹掾集閣内外事付索綬以著

涼春秋駿復遣別駕馬詵入貢於趙表辭蹇傲
趙王虎大怒欲斬詵侍中石璞切諫止之

咸康七年駿作薤露行日在晉之二世皇道昧
不明主暗無良臣奸亂起朝廷七柄失其所權
綱喪典刑愚猾竊神器牝鷄又晨鳴哲婦逞幽
虐宗祀一朝傾儲君縊新昌帝執金墉城禍彙
萌宮掖胡馬動北垆三方風塵起獫狁竊上京
義士扼素腕感慨懷憤盈誓心蕩衆狄積誠徹
昊靈又作東門行日勾芒遇春正衡紀運玉瓊

明庶起祥風和氣翕來征慶雲蔭八極甘雨潤
四垆昊天降靈澤朝日耀華精嘉苗布原野百
卉敷時榮鳩鵲與鶯黃闐闐相和鳴葦萍覆靈
沼香花揚芳塵春遊誠可樂感此白日傾休否
有終極落葉思本莖臨川悲逝者節變動中情
咸康八年春正月駿遣其將和麟謝艾討南羌
于闐大破之

建元元年駿田於建西踰石縣秋九月改踰石
縣爲金澤縣置狄道縣分屬涼州又以狄道縣

立武始郡

建元二年秋八月天有大聲下震地孟池縣有怪夜室如晝曉起視西北間有光明照地武威姑臧人有白與者以女為妾其妻妬之與怒以妻為婢為女給使郡縣以聞駿大驚曰自古所未聞也將為怪乎乃於姑臧市轅而殺之是月沉陰昏暝霧霾四塞

未和元年冬十月駿復遣兵伐焉耆降之

未和二年夏五月戊子駿有疾夢出遊不識其

處見一玄龜向之張口而言曰更九日當有嘉問遂經九日六月丙戌薨於正德殿在位二十二年時年四十私謚曰文公晉穆帝遣使冊贈大司馬謚曰忠成公秋七月葬大陵及祚僭號追尊文王廟號世祖

就李屠喬孫訂

崔逢泰校

春秋卷第七十二

前涼錄四

春秋卷第七十三

魏散騎常侍 崔鴻撰

張重華

張重華字泰臨一作駿之第二子也寬和懿重

太林

沉毅少言父卒時年十六晉永和二年夏六月

右長史任處上重華為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

太尉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大赦境

內建元末樂尊嫡母嚴氏為太王太后居末訓

宮生母馬氏為王太后居末壽宮輕賦歛除關

稅省園囿恤貧窮遣使奉章於石虎未幾虎遣將軍王擢襲武街執護軍曹權胡宣等徙七千餘戶於雍州虎又遣梁州刺史麻秋將軍孫伏都等侵寇不輟進軍武威金城太守張冲降之縣令燉煌車濟守節不屈伏劍而死進陷大夏大夏護軍梁式執太守宋晏以城應之遺書誘致宛成都尉宋矩矩乃自刎涼州振動重華悉發境內兵使征南將軍裴恒將之以禦趙兵恒壁於廣武久而不戰欲以時日弊之復遣宋輯

爲之後繼濟河次於金城將決大戰乃有黑虡下於營中懼而遁歸牧府相司馬張耽言於重華曰臣聞國以兵爲強以將爲主主將者存亡之機吉凶所係故燕任樂毅剋平全齊及任騎劫喪七十城之地是以古之明君靡不慎於將相也今之所要在於軍師然議者舉將多推宿舊未必妙盡精才也且韓信之舉非舊名也穰苴之信非舊將也呂蒙之進非舊勲也魏延之用非舊德也蓋明王之舉舉無常人才之所堪

則授以大事今疆寇在郊諸將不進人情騷動
危機稍逼主簿謝艾兼資文武明識兵略若授
以斧鉞委以專征必能折衝禦侮殲殄凶類重
華乃召艾問以討寇方略艾曰昔耿弇不欲以
賊遺君父黃權願以萬人當寇乞假臣兵七千
為殿下吞王擢麻秋等重華大悅拜艾為中堅
將軍給步騎五千一作七千使擊之艾進與秋戰大
破之斬秋將綦母安等俘斬萬五千級秋七月
有司議遣司兵趙長迎秋於西郊謝艾以春秋

之義國有大喪省蒐狩之禮宜待踰年別駕從
事索遐議曰禮天子崩諸侯薨未殯五祀不行
既殯而行之魯宣三年天王崩不廢郊祀今王
統承大位百揆維新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立秋萬物將成殺氣之始其於王事杖麾誓眾
彙鼓禮神所以討逆除暴成功濟務寧宗廟社
稷致天下之福不可廢也重華從之

未和三年夏四月麻秋進攻枹罕晉昌一作陽太
守郎坦以城大難守欲奔外城武威一作城太守

張俊曰棄外城則衆心動大事去矣不可以動衆心寧戎校尉張據從俊言固守大城秋率衆八萬圍塹數重雲梯電一作拋車地突百道皆通於內城中亦起雲梯電車穿地應之殺傷秋衆數萬石虎復遣別將劉渾等率步騎二萬會之郎坦恨言之不從教軍士李嘉潛與秋通引賊千餘人上城西北隅據督宋脩張弘辛挹郭普等拒之短兵接戰殺二百餘人趙兵乃退據斬李嘉以狗燒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謂諸將曰我

用兵於五都之間攻城略地往無不捷及登秦隴謂有征無戰豈悟南襲仇池破軍殺將築城長最足馬不歸及攻此城傷兵挫銳殆天所贊非人力也虎聞而嘆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真所謂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乃以中書監石寧爲征西將軍帥并司州兵二萬餘人爲秋等後繼重華將宋秦等帥戶二萬降於趙復以謝艾爲使持節軍師將軍率步騎三萬進次臨河秋以三萬衆來拒事具艾傳

艾遣別將張瑁從左南緣河而截其後趙軍乃退艾乘勝追擊復大破之斬秋將杜勲汲魚俘斬一萬三千級秋匹馬奔大夏夏五月秋與石寧復率衆十二萬據枹罕進屯河南遣劉寧王擢略地晉興廣武武街越洪池嶺至於曲柳重華使將軍牛旋拒之退守枹罕姑臧大振重華議欲親出拒之謝艾固諫以爲不可別駕從事索遐進曰賊衆甚盛漸逼京畿君者國之鎮也不可以親動左長史謝艾文武兼資國之方邵

宜委以推轂之任殿下居中作鎮授以策略小賊不足平也重華納之乃以艾爲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行衛將軍遐爲軍正將軍率步騎二萬拒之別將楊康敗劉寧於沙阜寧退屯金城秋七月石虎復遣征西將軍孫伏都將軍劉渾率步騎二萬會麻秋軍長驅濟河來擊遂城長最艾軍進次神烏王擢與艾前鋒戰敗退遁河南八月戊午艾進擊秋大破之秋遁歸金城艾還討叛虜斯國一作骨真等萬餘落皆破平之

斬首千餘級俘擒二千八百戶獲牛羊十餘萬
頭麻秋又襲擊重華將張瑁瑁敗失軍三千餘
人枹罕護軍李遠帥衆七千奔降於趙自河以
南氏羌皆附之冬十月乙丑康獻皇后詔遣侍
御史俞歸至涼州授重華侍中大都督督隴右
關中諸軍事大將軍涼州刺史護羌校尉假節
西平公歸至姑臧重華方謀爲涼王以位號未
稱怒不受詔羣僚共上重華爲丞相涼王領雍
秦涼三州牧使所親信人沈猛私謂歸曰我家
主公奕世忠於晉室今曾不如鮮卑何也臺加
慕容皝爲燕王而主公甫授州主大將軍何以
勸有功忠義之臣乎明臺今宜移河右共勸州
主爲涼王大夫出使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歸對
曰吾子失言王者之制異姓不得稱王九州之
內重爵不得過公漢高一時分王異姓尋皆誅
滅蓋權時之宜非舊體也故王陵曰非劉氏而
王者天下共伐之至於戎狄不從此例春秋時
吳楚稱王而諸侯不以爲非者蓋蠻夷畜之也

假今齊魯稱王諸侯豈不四面伐之聖上以貴
公忠賢故爵以上公位以方伯寵榮極矣鮮卑
北狄豈足爲比哉何子失問也且吾又聞之有
殊勲絕世者亦有不世之賞今貴公始繼世而
便爲王設貴公率河右之衆南平巴蜀東掃趙
魏修復舊都以迎天子返洛陽天子復以何爵
何位可以加賞乎幸三思之猛具宣歸言乃止
未和四年重華自以連破勅敵頗怠政事希接
賓客司直索遐諫曰殿下承四聖之業當升平
之會荷當今之重任憂率土之塗炭宜躬親萬
機開延英又夙夜軋軋勉於庶政自頃內外囂
然皆云去賊投誠者應卽撫慰而彌日不接國
老朝賢當虛已引納詢訪政事比多經旬積朔
不留意接之文奏入內歷月不省廢替見務注
情於奕棋之間繾綣左右小臣之娛不存將相
遠大之略至使親臣不言朝吏杜口愚臣所以
迴惶憂懼忘寢與食也今王室如燬百姓倒懸
正是殿下銜胆茹辛厲心之日深願垂心朝政

延納直言用一作爰五美以成六德捐彼近習

彌塞外聲修政聽朝使下觀化重華覽之大悅

優文荅謝然不之改也是年天竺國重驛來貢

其樂器有鳳首箜篌琵琶五絃笛銅鼓毛圓都

曇銅鼓等九種爲一部工十二人歌曲有沙石

疆舞曲又有天曲

永和五年秋九月涼州官屬復上重華爲丞相

涼王雍秦涼三州牧重華好與羣小遊戲屢出

錢帛以賜左右寵臣又喜博奕頗廢政事從事

一作徵士索振諫曰先王寢不安席志平天下故繕

甲兵積資實大業未就懷恨九泉殿下遭巨寇

於諒闇之中賴重餌以挫勅敵今遺燼尚廣倉

廩虛竭金帛之費所宜慎之豈可輕有虛耗以

與無功之人乎昔世祖卽位躬親萬機章奏詣

闕報不終日故能隆中興之業定萬世之功今

章奏停滯動經時月下情不得上達沉寃困於

囹圄殆非明主之事也臣竊未安重華善之

永和六年春二月重華讌羣僚於閑豫堂講論

經義

末和七年冬十二月石虎西中郎將王擢屯結隴上爲秦苻雄所破率衆來奔重華厚寵之以爲征虜將軍秦州刺史假節

末和八年

華遣將軍張弘宋脩

一作宗愨

等率步騎萬五千會王擢伐秦秦苻健遣衛將軍苻碩禦之戰於龍黎擢等大敗沒軍士三千餘虜張弘宋脩等王擢棄秦州單騎奔還姑臧重華痛之素服爲戰亡吏士舉哀慟各遣吊

問其家夏五月重華復遣王擢率衆二萬伐上邽秦州郡縣多應之秦將苻碩戰敗奔長安重華因遣使上疏請伐秦曰季龍自斃遺燼遊魂取亂侮亡覩機則發臣今遣前鋒都督裴恒帥步騎七萬遙出隴上以俟聖朝赫然之勢山東騷擾不足厝懷長安膏腴宜速平蕩臣守任西荒山川悠遠大誓六軍不及聽受之末猛將鷹揚不豫告成之次瞻雲望日孤憤義傷彈劍慷慨中情蘊結秋七月康獻皇后詔進重華爲涼

州牧

永和九年秋九月重華欲誅西河相張祚厩馬四十疋其夜悉無後尾冬十月無雲而雷聲皆東南引日暴出如火中有三足鳥形見分明五日乃止十一月己未重華寢疾臨春坊遣左長史馬岌冊拜子靈耀一作靈為世子大赦境內殊死已下丁卯薨於平章殿年二十四載記作二十七在位八年載記作十一年葬顯陵私謚曰昭公及祚僭號追謚桓王廟號闕祖穆帝賜謚曰敬烈

張靈耀

張靈耀字元舒重華子也年纔十歲立為世子嗣事稱大司馬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刺史涼州牧西平公伯父長寧侯祚有勇力吏幹而性傾巧善承內外初與重華寵臣右長史趙長尉緝等結異姓兄弟都尉張據及謝艾上言權幸用事公室將危宜盡逐長等重華不納及疾甚手令徵艾長等秘而不宣重華既卒長等矯稱遺令以祚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撫軍大

將軍輔政長等建議以爲時難未夷宜立長君
靈耀冲幼請立長寧侯祚祚先烝重華母馬氏
乃密說馬氏遂從長議廢靈耀爲寧涼侯而立
祚尋爲宋混等所攻乃使楊秋胡將靈耀於東
宛拉其腰而殺之埋之於沙坑私謚曰哀公

張祚

張祚字太伯小字螽斯駿之庶長子也博學雄
武有政事之才駿之二十一年拜延興太守封
長寧侯重華薨子靈耀嗣及靈耀見害祚遂自
立稱大都督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涼公祚
旣得志恣爲淫虐通重華妃裴氏自閣內媵妾
及駿重華子女未嫁無不淫亂國人士相視以
目咸賦牆茨之詩

永和十年春正月祚從趙長尉緝等議僭卽王

位於謙光殿

載記作帝位

立宗廟置百官郊祀天地

用天子禮樂下書曰昔金行失馭戎狄亂華胡
羯氏羌咸懷竊璽我武公以神武撥亂保寧西
夏貢款勤王旬朔不絕四祖承光忠誠彌著往

受晉禪天下所知謙冲遜讓四十年於茲矣今
中原喪亂華夷無主羣后僉以九州之望無所
依歸神祇岳瀆罔所憑係逼孤攝行大統以二
四海之心辭不獲已勉從衆議待掃穢二京蕩
清周魏然後迎帝舊都謝罪天關思與兆庶同
茲更始乃改建興四十二年為和平元年大赦
殊死已下賜鰥寡穀帛加文武爵各一級收酒
泉大守謝艾殺之追尊曾祖軌為武王祖寔為
昭王從祖茂為成王父駿為文王弟重華為桓

王立妻辛氏為王后又立妻叱干氏為王后子

大和為太子弟天錫為長寧王子庭堅為建康

王重華少子玄覲一作玄靖為涼武侯改燉煌

郡為商州其夜天有光如車蓋聲若雷霆震動

城邑明日大風拔木黑氣一作風晝闇災異屢見

而祚淫虐愈甚尚書馬岌以切諫坐免官郎中

丁琪復諫曰自我先公累執忠節遠宗吳會持

盈守謙五十餘載蒼生所以鵠企西望四海所

以注心大涼皇天垂贊士庶效死者正以先公

道高彭昆忠踰西伯萬里通虔守節不二故能以一州之衆抗崩天之虜師徒歲起人不告疲陛下雖以大聖雄姿纂戎鴻緒勲德未高於先公而行革命之事臣竊未見其可華夷所以歸繫大涼義兵所以千里嚮赴者以陛下能奉晉室故也今旣自專大高競則一隅之地何以當中國之師城峻衝生負乘致寇惟陛下圖之祚大怒斬之於闕下遣別將和昊伐驪軒戎於南山大敗而還冬十月晉太尉桓温入關秦州刺史

史王擢時鎮隴西馳使於祚言温善用兵勢在難測祚旣震懼且慮擢之反噬乃召馬岌復位而與之謀密遣親信人刺擢事竟不克祚益懼遂大聚衆聲言東征實欲西保燉煌會温還而止更遣平東將軍秦州刺史牛霸司兵張芳率三千人擊擢破之十一月擢帥衆奔秦

永和十一年卽祚和平二年也祚廢諸神祀山川枯竭置五都尉司人姦過禁四品以下不得衣繒帛庶人不得畜奴婢乘車馬百姓怨憤國

中仲夏雨雪降霜殺苗稼果實行人凍死祚宗人河州刺史張瓘時鎮枹罕士衆強盛祚猜忌之遣別將易揣張玲帥步騎萬三千以襲之又廣徵兵三十餘道入擊南山諸種夷時張掖人王鸞頗知神道言於祚曰軍不可行出必不還涼國將有大變并陳祚三不道祚大怒叱鸞爲妖言沮衆斬之以徇三軍乃發鸞臨刑曰我死不二十日兵敗於外王死於內必矣祚族滅之有神降於玄武殿自稱玄冥與人交語祚日夜祈之神言與之福利祚甚信之衆知祚必敗而凶暴彌甚上下憤憾秋七月祚又遣張掖太守索孚代瓘鎮枹罕使瓘討叛胡瓘聞之斬孚起兵玲等濟河未畢又爲瓘兵所破揣單騎奔走瓘兵躡之祚衆震懼瓘遣兵傳檄州郡欲廢祚以侯還第復立靈耀先是驍騎將軍燉煌宋混兄修素與祚有隙祚疑之至是大懼八月混與弟澄等西奔招合夷晉衆至萬餘人遂以應瓘還向姑藏九月次於武始大澤混等爲靈耀發

哀閏月進至姑臧祚收瓘弟琚及子嵩將殺之
 琚嵩聞之募市人數百揚聲言張祚無道我兄
 大軍已至城東敢有舉手者夷三族祚登神雀
 觀琚嵩殺祚守門卒死者四百餘人斬西門關
 納混等領軍將軍趙長開宮門應之長等懼罪
 入閣呼重華母馬氏出謙光殿拜靈耀庶弟玄
 靚為主混遂長驅入殿中大呼稱萬歲祚以長
 等破混也下觀勞之見混等乃案劍殿上大呼
 叱左右力戰祚素失衆心莫肯為之聞者長奮

樂刺祚中頰祚奔入萬秋閣為厨士徐黑所殺
 混等梟其首宣示中外暴尸道左城內咸稱萬
 歲以庶人禮葬之并殺其二子祚立三年而亡
 易揣等引兵入殿收長等殺之瓘入姑臧遂立
 重華少子玄靚為大都督大將軍涼王自為涼
 州牧行大將軍事天錫卽位備禮改葬祚於愨
 陵追謚威王封子庭堅為金澤侯

春秋第七十三卷

就李 項琳之
 屠喬孫 同訂

十六國春秋卷七十三

十五

丁巳



